

毕飞宇文集

黑 衣 裳

毕飞宇 著

男人还剩下什么 生活在天上 白夜 软软而行 手指与枪
生活二十二天 元旦之夜 怀念妹妹小青 阿木的婚事 睁大眼睛睡觉
青衣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蝻蝻 蝻蝻 地球上的王家庄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毕飞宇文集

黑 衣 裳

毕飞宇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飞宇文集·黑衣裳/毕飞宇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 - 5399 - 1968 - X

I. 毕... II. 毕... 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1498 号

- 书 名 毕飞宇文集·黑衣裳
作 者 毕飞宇
责任编辑 黄小初 王宏波
责任校对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37.125
字 数 85 万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1968 - X/I·1854
定 价 68.00 元(全四册)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自序

这个集子里收集了《青衣》，关于青衣，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，它是京戏里的一个行当。但是，一个汉语很好的西方朋友问，“青衣”可不可以翻译成“黑色的衣裳”？

青衣是多么迷人的女性，她怎么就变成了一件黑色的衣裳？可是你不能说这样的误解毫无意义，它是有价值的，它让我清晰地看到了经验的阻隔。在骨子里，人都是被阻隔的，都是自我的局限。我们不要说“文化差异”这样宏大的话题，随便举一个例子，你，和我，究竟能相知多少？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又芜杂的世界，究竟又能知道多少？我不否认世界是一条河，然而，你也不能否认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口独立的井。井水不犯河水，这不是东方哲学，不是东方式的世故，而是生命的局限，是存在的无奈和活着的疼痛。认知可以是共享的，经验可以是贯通的，但认知更可能是阻隔的，经验也可能是错位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处境，也许还是我们恒久的处境。

可是，正如我所喜爱的一位朋友在一本书里所说的那样：“人的力量和光荣在于，他有好奇心，他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限度，

他乐于由世界的已知部分出发，去追究和探索广大的未知。”

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没有什么。但是，我和这个世界有关系，这就是我活着的理由。这个理由是这样的简单，已经简单到最为充分、最为饱满的程度。

正因为阻隔，男人成了男人，女人成了女人，父母成了父母，儿女成了儿女。然而，谁都不会为此而绝望，相反，我们精力充沛地延续了生活：男人爱上了女人，女人爱上了男人，父母生下了儿女，儿女成长为父母。这不仅是一个世俗的场景，也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我们的荣光。

不要说世界正在融合，人与人正在理解，不要这么说。在我们的愿望枯萎之后，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“井水不犯河水”的无聊画面。我们需要的珍惜的，其实是我们的愿望，一颗好奇的心，还有伴随着愿望与好奇所分泌出来的爱。青衣已经登场，你可以了解她，你也可以不了解她，但她绝对不是一件黑色的衣裳。

目 录

自 序	• 001
男人还剩下什么	• 001
生活在天上	• 012
白 夜	• 027
款款而行	• 038
手指与枪	• 047
与阿来生活二十两天	• 059
元旦之夜	• 069
怀念妹妹小青	• 080
阿木的婚事	• 091
睁大眼睛睡觉	• 104
青 衣	• 163
唱西皮二黄的一朵	• 223
螭螭 螭螭	• 234
地球上的王家庄	• 248

男人还剩下什么

严格地说,我是被我的妻子清除出家门的,我在我家的客厅里拥抱了一个女人,恰巧就让我的妻子撞上了。事情在一秒钟之内就闹大了。我们激战了数日,又冷战了数日。我觉得事情差不多了,便厚颜无耻地对我的妻子说:“女儿才六岁半,我们还是往好处努力吧。”我的妻子,女儿的母亲,市妇联最出色的宣传干事,很迷人地对我笑了笑,然后突然把笑收住,大声说:“休想!”

我只有离。应当说我和我妻子这些年过得还是不错的,每天一个太阳,每夜一个月亮,样样都没少。我们由介绍人介绍,相识、接吻、偷鸡摸狗、结婚,挺好的。还有一个六岁半的女儿,我再也料不到阿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。阿来是我的大一同学,一个脸红的次数多于微笑次数的内向女孩。我爱过她几天,为她写过一首诗,十四行。我用十四行汉字没头没脑地拍植物与花朵的马屁,植物与花朵没有任何反应,阿来那边当然也没有什么动静。十几年过去了,阿来变得落落大方,她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把十四行昏话全背出来了,她背一句我的心口就咯噔

一次，一共咯噔了十四回。千不该，万不该，我不该在咯噔到十四下的时候忘乎所以。我站了起来，一团复燃的火焰呼地一下就蹿上了半空。我走上去，拥抱了阿来，——你知道这件事发生在哪儿？在我家客厅。

别的我就不多说了，再交待一个细节。我的妻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。刚刚蹿上半空的那团火焰“呼”地一下就灭了。客厅里一黑，我闭上眼。完了。

妻子把一幢楼都弄响了。我不想再狡辩什么。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，再狡辩就不厚道了。我的妻子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口气和形体动作对我说：“滚！给我滚！”我对我妻子的意见实在不敢苟同，我说：“我不想滚。”妻子听了我的话便开始砸，客厅里到处都是瓷器、玻璃与石膏的碎片。这一来我的血就热了。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，女同志能做到的事，我们男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。我也砸。砸完了我们就面对面大口地喘气。

妻子一定要离。她说她无法面对和忍受“这样的男人”，无法面对和忍受破坏了“纯洁性”的男人。我向我的妻子表示了不同看法。阿来为了表示歉意，南下之前特地找过我的妻子。阿来向我的妻子保证：我们绝对什么也没有干！妻子点点头，示意她过去，顺手就给了她一个嘴巴。

事态发展到“嘴巴”往往是个临界。“嘴巴”过后就会产生质变。我们的婚姻似箭在弦上，不离不行，我放弃了最后的努力，说，“离吧。我现在就签字。”

离婚真是太容易了，就像照完了镜子再背过身去。

有一点需要补充一下，关于我离婚的理由，亲属、朋友、邻居、同事分别用了不同的说法。通俗的说法是“那小子”有了相好的，时髦一点的也有，说我找了个“情儿”，还有一种比较古典的，他——也就是我——遇上了韵事，当然，说外遇、艳遇的也

有。还是我的同事们说得科学些：老章出了性丑闻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概括，它使我的客厅事件一下子与世界接轨了。

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我的邻居。他们说，老章和一个“破鞋”在家里“搞”，被他的老婆“堵”在了门口，一起被“捉住”了。性丑闻的传播一旦具备了中国特色，你差不多就“死透了”。

我签完字，找了几件换洗衣服，匆匆离开了家。我在下楼的过程中听见我前妻的尖锐叫喊：“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！”

我临时居住在办公室里。我知道这不是办法，然而，我总得有一个地方过渡一下。我们的主任专门找到我，对我表示了特别的关心，主任再三关照，让我当心身体，身边没有人照顾，“各方面”都要“好自为之”。主任的意思我懂，他怕我在办公室里乱“搞”，影响了年终的文明评比。我很郑重地向主任点点头，伸出双手，握了握，保证说，两个文明我会两手一起抓的。

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不好。惟一不适应的只是一些生理反应，我想刚离婚的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，一到晚上体内会平白无故地蹿出一些火苗，蓝花花的，舌头一样这儿舔一下，那儿舔一下。我曾经打算“亲手解决”这些火苗，还是忍住了。我决定戒，就像戒烟那样，往死里忍。像我们这些犯过生活错误的人，对自己就不能心太软。就应该狠。

但是我想女儿。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说了，把一切都忘掉，生活完全可能重新开始，重新来，我不允许与我的婚姻有关的一切内容走进我的回忆。我不许自己回忆，追忆似水年华是一种病，是病人所做的事，我不许自己生这种病。

我惊奇地发现，我的女儿，这个捣蛋的机灵鬼，她居然绕过了我的回忆撞到我的梦里来了。

那一天的下半夜我突然在睡梦中醒来了，醒来的时候我记

得我正在做梦的，然而，由于醒得过快，我一点也记不得我梦见的是怎么了，我起了床，在屋子里回忆，找。我一定梦见了什么很要紧的事，要不然怅然若失的感觉不可能这样持久与强烈。这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，是我的女儿，在喊我爸爸。那时正是下半夜，夜静得像我女儿的瞳孔。我知道我产生了幻听。我打开门，过廊里空无一人，全是水磨石地面的生硬反光。过廊长长的，像梦。我就在这个时候记起了刚才的梦，我梦见了我的女儿。离婚这么久了，我一直觉得体内有一样东西被摘去了，空着一大块。现在我终于发现，空下的那一块是我的女儿。这个发现让我难受。

我关上门，颓然而坐。窗户的外面是夜空。夜空放大了我的坏心情。我想抽烟，我戒了两年了。我就想抽根烟。

第二天一早我就找到我的前妻。她披头散发。我对她说：“还我女儿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她爸！”

“你敲错门了。”

她说我敲错门了。这个女人居然说我敲错门了！我在这个家里当了这么多年的副家长，她居然说我敲错门了！我一把就揪住了她的衣领，大声说：“九〇年四月一号，我给你打了种，九一年一月十六，你生下了我女儿，还给我！”

我想我可能是太粗俗了，前妻便给了我一耳光。她抽耳光的功夫现在真是见长了。她的巴掌让我平静了下来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们谈谈。”

这次交谈是有成果的。我终于获得了一种权利，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由我接我的女儿，再把我的女儿送给她的妈妈。

前妻在我的面前摊开我们的离婚协议，上头有我的签名，当时我的心情糟透了，几乎没看，只想着快刀斩乱麻。快刀是斩下去了，没想到又多出了一堆乱麻。前妻指了指协议书，抱起了胳膊，对我说：“女儿全权归我，有法律做保证的。你如果敢在女儿面前说我一句坏话，我立即就收回你的权利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。”

前妻说：“你现在只要说一句话，下个星期五就可以接女儿了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我警惕起来。

“阿来是个狐狸精。”前妻笑着说。

我把头仰到天上去。我知道我没有选择。我了解她。我小声说：“阿来是个狐狸精。”

“没听见。”

我大声吼道：“阿来是个狐狸精！好了吧，满意了吧？”

“握起拳头做什么？我可没让你握拳头。”前妻说。

女儿正站在滑梯旁边。一个人，不说一句话。我大老远就看见我的女儿了，我是她的爸爸，但是，女儿事实上已经没有爸爸了。我的女儿大老远地望着我，自卑而又胆怯。

我走上去，蹲在她的身边。才这么几天，我们父女就这么生分了。女儿不和我亲昵，目光又警惕又防范。我说：“嗨，我是爸爸！”女儿没有动。我知道就这么僵持下去肯定不是办法，我拉过女儿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爸带你上街。”

我们沿着广州路往前走。广州路南北向，所以我们的步行也只能是南北向，我们不说话，我给女儿买了开心果、果冻、鱼片、牛肉干、点心巧克力、台湾香肠，女儿吃了一路。她用咀嚼替代了说话。我打算步行到新街口广场带女儿吃一顿肯德基，好

好问一些问题,说一些话,然后,送她到她的母亲那里去。我一直在考虑如何与我的女儿对话。好好的父亲与女儿,突然就陌生了,这种坏感觉真让我难以言说。

一路上我们一直没有说话。后来我们步行到了安琪儿面包房。这并由一对丹麦夫妇开设的面包铺子正被夕阳照得金黄,面包们刚刚出炉,它们的颜色与夕阳交相辉映,有一种世俗之美,又有一种脱俗的温馨。刚刚出炉的面包香极了,称得上热烈。我的心情在面包的面前出现了一些转机,夕阳是这样的美,面包是这样的香,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?我掏出钱包,立即给女儿买了两只,大声对女儿说:“吃,这是安徒生爷爷吃过的面包。”

女儿咬了一口,并不咀嚼,只是望着我。我说:“吃吧,好吃。”女儿又咬了一口,嘴里塞得鼓鼓的,对着我不停地眨巴眼睛,既咽不下去又不敢吐掉,一副撑坏了的样子。我知道女儿在这一路上吃坏了。我弄不懂自己为什么要这样,拼命给女儿买吃的,就好像除了买吃的就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事了。我知道自己和大部分中国男人一样,即使在表达父爱的时候,也是缺乏想像力的。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,而到了爱面前我们就如此平庸。

然而,再平庸我也是我女儿的父亲。我是我女儿的父亲,这是女儿出生的那个黎明上帝亲口告诉我的。要说平庸,这个世界上最平庸的就是上帝,捣鼓出了男人,又捣鼓出了女人,然后,又由男人与女人捣鼓出下一代的男人和女人——你说说看,在这个世界我们如何能“诗意”地生存?如何能“有意义”地生存?我们还剩下什么?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,除了女儿,我一无所。而女儿就站在我的面前,一副吃坏了的样子。我的心情一下又坏下去了,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是没有想过怎么去爱自

己的孩子。这让我沮丧。这让我想抽自己的嘴巴。我从女儿的手上接过面包，胡乱地往自己的嘴里塞。我塞得太实在了，为了能够咀嚼，我甚至像狗那样闭起了眼睛。

吃完这个面包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夕阳还是那样好，金黄之中泛出了一点嫩红。我打发了去吃肯德基的念头。我低下脑袋，望着我的女儿。女儿正茫然地望着马路。马路四通八达，我一点都看不出应当走哪一条。我说：“送你到你妈那边去吧。”女儿说：“好。”

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我决定带她去公园。公园依然是一个缺乏想像力的地方，几棵树，几湾水，几块草地，煞有介事地组合在一起。这一天我把自己弄得很饱满，穿了一套李宁牌运动服，还理了一个小平头，看上去爽朗多了，我从包里取出几张报纸，摊在草地上，然后，我十分开心地拿出电子宠物。我要和我的女儿一起注视那只电子猫，看那只猫如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如何开导我们的想像力。

女儿接过电子宠物之后并没有打开它。女儿像一个成人一样长久地凝视着我，冷不丁地说：“你是个不可靠的男人，是不是？”

这话是她的妈妈对她说的。这种混账话一定是那个混账女人对我的女儿说的。“我是你爸爸。”我说，“不要听你妈胡说。”但是女儿望着我，目光清澈，又深不见底。她的清澈使我相信这样一件事：她的瞳孔深处还有一个瞳孔。这一来女儿的目光中便多了一种病态的沉着，这种沉着足以抵消她的自卑与胆怯。我没有准备，居然打了一个冷颤。

我跪在女儿的对面，拉过她，厉声说：“你妈还对你说什么了？”

女儿开始泪汪汪。女儿的泪汪汪让做父亲的感觉到疼,却又说不出疼的来处。我轻声说:“乖,告诉我,那个坏女人还说爸爸什么了?”

女儿便哭。她的哭没有声音,只有泪水掉在报纸上,“叭”地一颗,“叭”地又一颗。

我说:“爸送你回去。”

女儿没有开口,她点了点头,她一点头又是两颗泪。“叭”一下,“叭”又一下。

当天晚上办公室的电话铃便响了。我正在泡康师傅快餐面,电话响得很突然。我想可能是阿来,她南下这么久了,也该来一个电话慰问慰问了。我拿起了电话,却没有声音。我说:“喂,谁?——你是谁?”

电话里平静地说:“坏女人。”

我侧过头,把手叉到头发里去。我拼命地眨眼睛对着耳机认真地说: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我不追究你的意思,我没兴趣。”电话里说,“我只是通知你,我取消你一次见女儿的机会。——做错了事就应当受到惩罚。”

我刚刚说“喂”,那头的电话就挂了。

对女人的告诫男人是不该忘记的。星期五下午我居然又站到女儿的幼儿园门口了。我拿着当天的晚报,站立在大铁门的外侧。后来下课的铃声响了,我看见了我的女儿,她没有表情,在走向我。

大铁门打开的时候孩子们蜂拥而出。他们用一种夸张的神态扑向一个又一个怀抱。我的女儿却站住了,停在那儿。我注

意到女儿的目光越过了我，正注意着大门口的远处。

我回过头，我的前妻扶着自行车的把手，十分严肃地站在玉兰树下。

我蹲下去，对女儿张开了双臂，笑着对女儿说：“过来。”就在这时，我听见我的前妻在我的身后干咳了一声。女儿望着我，而脚步却向别处去了。我的前妻肯定认为女儿的脚步不够迅捷，她用手拍了一下自行车的坐垫。这一来女儿的步伐果然加快了。这算什么？你说这算什么？我走上去，拉住自行车的后座。我的前妻回过头，笑着说：“放开吧，在这种地方，给女儿积点德吧。”我的血一下子又热了，我就想给她两个耳光。我的前妻又笑，说：“这种地方，还是放开吧。放开，啊？”真是合情合理。我快疯了。我他妈真快疯了。我放开手，一下子不知道我的两只手从哪里来的。

我拨通了前妻的电话，说：“我们能不能停止仇视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看在我们做过夫妻的分上，别在孩子面前毁掉她的爸爸，能不能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

那头又挂了。

再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不对劲。是哪儿不对劲，我一时又有点儿说不上来。女儿似乎是对我故意冷淡了，然而也不像，她才六岁大的人，她知道冷淡是什么？

我们在一起看动物。这一次不是我领着女儿，相反，是女儿领着我。女儿相当专心，从一个铁窗转向另一个铁窗。我只不

过跟在后头做保镖罢了。女儿几乎没有看过我一眼，我显然不如狮子老虎河马猴子耐看。我是一个很家常的父亲，不会给任何人意外，不会给任何人惊喜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可能像动物那样有趣。

这是女儿愉快的黄昏。应当说，我的心情也不错。我的心情像天上的那颗夕阳，无力，却有些温暖，另外，我的心情还像夕阳那样表现出较为松散的局面。我决定利用这个黄昏和女儿好好聊聊，聊些什么，我还不知道。但是，我要让我的女儿知道，我爱她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，当然，我更希望看到女儿能够对我表示某种亲昵，那种稚嫩的和娇小的依偎，那种无以复加的信赖，那种爱。我什么都失去了，我只剩下了我的女儿。我不能失去她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女儿在看完动物之后随即就回到孤寂里去了。她不说话，侧着脑袋，远远地打量长颈鹿。我知道她的小阴谋。她在回避我。一定是她的母亲教她的，我的女儿已经会回避她的爸爸了。我严肃起来，对我的女儿说：“我们到那棵树下谈谈。”

我们站在树下，我一下子发现我居然不知道如何和我的女儿“谈”话。我无从说起。我感觉我要说的话就像吹在我的脸上的风，不知道何处是头。我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们说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女儿对我的这句话不太满意。她望着我，眨了一下眼睛。她那句气得我七窍生烟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出来的，她的话文不对题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女儿说：“你有没有对别的女人要流氓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大声说：“胡说！”我走上去一步，高声喊道：“不许问爸爸这种下流的问题！”

我的样子一定吓坏女儿了。她站到了树的后面,紧抱着树。过去她一遇威胁总是紧抱住我的大腿的。女儿泪眼汪汪的,依靠一棵树防范着她的父亲。我真想抽她的耳光,可又下不了手。我只有站在原地大口地呼吸。我一定气糊涂了,我从一位游客的手上抢过大哥大,立即叫通了我前妻的电话。

“你他妈听好了,是我,”我说,“你对我女儿干什么了?”

妻在电话里头不说话。我知道她在微笑。我不由自主地又握紧了拳头,当着所有动物的面我大声说:“你对我女儿干什么了?”

“我嘛,”我的前妻说,“第一,宣传;第二,统战。你完了。你死透了。”